

蒲公英



公英閣小札

話說千島詩社

千島詩社於一九八四年由一群愛詩寫詩的菲華詩人發起籌備組織起來。那些菲華詩人是：月曲了、謝馨、陳默、白凌、林泉、和權、吳天霽、蔡銘、王勇、珮瓊主要發起人，籌組成立「千島詩社」。

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劃，於一九八五年的一個浪漫的日子——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正式成立。

忘了我是哪一年加入千島詩社的，只記得月曲了約我參加一個集會，地點就在月曲了的「五十、五十咖啡店」，我欣然赴會，不大明白那是什麼性質的會議。

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詩人雅集，其實我只是一個喜歡讀詩，有時也寫幾首不知道能否稱為詩的分行文字，那時叫文藝青年的人。

今年千島詩社集會，我想起了老詩人，我的好朋友兼宗親吳天霽，他已將近九十高齡，很少出席文藝集會，於是約了他一道赴會。

天霽兄是位資深的老詩人，他的主要著作，《耶穌的懷念》與《吳天霽跨世紀詩選》二部，其詩作曾入選《中國詩選》（台灣版），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品入選台灣聯合報《聯副五十年文學大系——抒情詩卷》，二〇一一年兩首詩入選《亞洲詩選》（韓國版）。他誕生於菲律賓南

部的棉蘭佬島，早期曾用摩洛為筆名，發表詩作。

要是為菲華尚健在的詩人，用詩齡來論輩份，他應該是老爺爺一輩的了，他是碩果僅存的寥寥無幾的資深詩人。

千島詩社與台灣詩人有密切的交往，台灣一些詩人如：洛夫夫婦、白萩夫婦、向明夫婦、張默夫婦、辛鬱夫婦、張香華、蕭蕭、管管、連寶猜等資深詩人來菲講學，舉行數場現代詩講座及座談會。舉辦了文藝營，邀請台灣詩人，作家如：林耀德、鄭明娟、羅汀、吳潛誠、林小福、許梅之、王幼嘉等擔任講師。

二〇一二年與月曲了文藝基金會聯合舉辦首屆「月曲了青年詩獎」。

「月曲了青年詩獎」就此成為千島詩社的一個響噹噹的品牌。

鼓勵了不少新生代，一起加入愛詩寫詩的隊伍，壯大繁榮了菲華新詩的一個里程碑。

千島詩社在同是香港蘇浙小學校友的蘇榮超學長的領導下，詩社更是欣欣向榮蓬勃發展。

說起現代詩，中國台灣省一些詩人，是中國現代詩旗手，祖國大陸的現代詩迎頭趕上，出現了不少大詩人。

當下的千島詩社可以說是四世同堂，在老中青少的配合下，菲華詩運將會從輝煌走向更輝煌。

2026年2月2日

高俊仁

鎖喉東瀛



題記：1月6日，中國商務部公告「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

世人常道「點穴」之妙，在於精準一擊，教人動彈不得。近者鎗、鎗之物，便屬此類。然則真正的雷霆手段，卻往往不在這星點寒芒，而在那鋪天蓋地、無所不包的羅網之中。所謂「兩用物項」，便是這樣一張大網——十大類，逾千種，自基礎原料至高端成品，幾乎將現代工業的脈絡一網打盡。這張網平日隱而不顯，一旦收緊，便是全方位的「鎖喉」。若問當今世界，誰最懼此物，日本若稱第二，怕也無人敢領第一了。

日本的憂懼，根植於其產業的骨髓裡。外人觀其社會，只見豐田車流如水，索尼電子精巧，相機稱雄於世，一派繁榮先進的現代工業景象。殊不知，這繁榮的底色，自戰後便與軍工有著千絲萬縷、割捨不斷的孽緣。前十的製造巨頭，自不待言，便是排名靠前的百家企業，但凡沾著重工、化工、電子機械的邊，有幾家敢拍胸脯說，自家產品與「防衛省」的訂單全無瓜葛？昔年右翼之士，或曾暗喜於戰後清算未臻徹底，保留了這「產軍復合」的火種，視作今日重振的資本。未曾料想，八十載光陰荏苒，這深植於體系內的基因，竟成了當下最易遭人拿捏的七寸。歷史的迴旋鏢，飛越漫長時空，終究是不偏不倚，正中眉心矣。

這一紙禁令，於日本而言，其意義遠超尋常的經濟制裁。它像一柄精準的手術刀，剖開其工業光鮮的表皮，直指內裡軍民交融的器官。這既是掐斷其軍力膨脹的奢望，更似一道催命符，可能加速其「去工業化」的隱憂變為現實的痛楚。倘若連維持經濟門面的汽車、電子、精密機械都因原料、部件的斷供而根基動搖，那景象，怕不只是「失去的十年」可以輕易概括的了。

中國此番此精準而凌厲的打擊，絕非短期之功，乃是多年深耕、握人咽喉的結果。這掌控，是全方位的：

譬如核心材料，稀土之制早已是老生常

談。那新能源汽車賴以生存的高性能石墨、特種陶瓷，命脈繫於誰手？便是東麗公司那傲視全球的碳纖維，其核心的源頭單體，亦難逃掌控。市場法則在此刻顯得格外冷酷：最大供應商關上大門，餘下的賣家，豈有不坐地起價、狠宰一刀之理？

再看電子半導體，日本光刻膠名聞天下，然則構成它的基礎樹脂、溶劑，又源自何方？那些用於先進封裝的材料，通信設備核心的微波毫米波器件，背後蜿蜒的供應鏈，最終都要仰賴東大的支撐。

至於傳感器與光學，相機鏡頭固然敏銳，可賦予激光器生命的晶體，讓紅外之眼視物的傳感器，傳導信號的光纖之魂，話語權在何處？那航空發動機葉片所需的特種鈦合金、耐高溫的塗層，乃至火箭推進劑的關鍵成分，無一不是難以逾越的壁壘。

即便是早早將華為拒之門外的通信領域，拆開那些本土品牌設備的外殼，內裡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多少打著「中國製造」的烙印？乃至造船所需的巨型鑄件、重型機床的基座，這些工業脊樑般的物件，其源頭亦被牢牢扼住。

如此環環相扣，處處受制，無怪乎消息既出，日本朝野竟有半晌失語。非不欲言，實不能言，亦不知何所言也。工業命脈被人攥在手心，呼吸尚且艱難，又何來討價還價的力氣？

這一次，三菱、川崎等昔日榮耀所繫的龐然大物，恐不止是傷筋動骨，或要面臨真正的傾覆之危了。

這一記重拳，響徹東瀛，亦是給全球敲了一記警鐘。它高調宣示：博弈之道，已非昔比。當一方掌握了產業鏈的樞機，便掌握了無可辯駁的主動權。昔年「卡脖子」的苦楚，記憶猶新；今日能反制於人，非為炫耀，實為國力輾轉攀升後，自然呈現的格局之變。它告訴世界，任何輕率的挑釁，都需掂量接踵而至的、綿長而徹底的代價。

古人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事流轉，潮起潮落。今日之勢，非關恩怨，實系國運。這揚眉吐氣的開端，或許也意味著，一個基於深度產業依存與實力權衡的、新的規則時代，正悄然降臨。而那被重拳擊中的，又豈止是一國的迷夢呢？

蘇麗莎

一顆饅頭帶來的溫馨



寶島來鴻

在醫院志工夥伴的引進下，我加入了政府透過社區所開辦的老人關懷據點、參加了該據點所舉辦的各種課程，內容包羅萬象、新穎而生動，讓老年人與新時代接軌，使銀髮族受益良多。

該老人關懷據點本應借用里長辦公室，但因參加人數眾多，里長辦公室場地有限，無法容納全數學員，因此借用一貫道的佛堂上課，佛堂的道親待人真誠、親切，謙恭有禮，在他們身上看到敦厚與純樸的愛。

有一天早上，上課前我依照規定接受測量血壓，由於前天晚上沒有睡好，血壓飆升，雖然沒有不適感，但佛堂的道親表示關心，頻頻問我是否有吃早餐？我回答說，因晚起，怕遲到就沒有吃早餐趕來上課，他們囑咐我以後務必要在上課前吃好早餐，穩定血壓等令人倍感溫馨的話語。

隔天上課時，道親遞上她親自製造的五穀饅頭給我並吩咐我以後切勿忘了吃早餐，

一顆小小的饅頭給我帶來無比的溫馨，它隱含了道親們對老人家的關懷，也展現了他們實踐愛的情操。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gmail.com

老油條

能寄望美國打中國嗎？（一）



談天說地

作為一名菲律賓人，咱們何嘗不想在南海被中國潰射水炮時，菲軍機受中國雷射襲擊時，美國乾爹能及時挺身而出與中國大戰一場。可是每當咱們與解放軍對峙時，咱們的寄望和等待都全

部落空，但我們從未灰心相信乾爹，因為從咱們黏美媚美受皇民教育，告訴咱們美國是個強大無敵的靠山，然而，這幾年來排在面前的事實，除了乾爹牽著我們演習巡邏外，從來袖手旁觀……當咱們由WHISKEY清醒定神回到現實時，發現乾爹已不是30年前打不死的SUPERMAN，它已走入日落西山的夕陽無限好，它已是一個外強中乾，輸不起的巨人，其實乾爹不是不打中國人，只是懼怕在眾人臉前國軍被中國人擊沉，美國還有面子到處橫行霸道嗎？它的盟友，它的狗仔還相信它嗎？回溯2016年，菲律賓在國際法庭得到了勝訴時，美國乾爹浩浩蕩蕩派遣兩艘航母來為咱們菲律賓助威，使咱們脂高氣揚，舉國沸騰有美國撐腰……可是當中國人派來了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奔向南海，排好與美國兩航母戰鬥群開戰陣勢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一萬多名官兵突然開足馬力迅速逃出南海……

現如今，許多菲律賓人和台灣人都還一直企盼的問？咱們能寄望美國來打中國嗎？答案是不能幻想美國敢與中國開戰，五角大樓有過24次兵推演練，23次失敗慘痛損失，撕破了自己的面子。假如五角大樓能有60%勝算，華盛頓的政客精英連扳機槍的遲疑都不會考慮，別提什麼是國際法，國際規則，什麼大國形相，那都是騙人的煙霧彈……君不見20多年前美國用洗衣粉架誣伊拉克薩達姆製造生化武器，將伊拉克主權國家炸成廢墟。請問薩達姆做錯了什麼？莫非薩達姆動了美國蛋糕想在石油貿易試用歐元而已，釀成他本人活生生被吊死……再看看今天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僅僅想以人民幣結算石油，赤裸裸這是主權國家自由貿易，美國就悍然進入綁架總統馬杜羅，再送他一個理由抓捕毒梟。這就是乾爹霸權的本性，它不需要國際法，誰敢碰我的霸權根基，我就要誰的命……。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只會唸成話，沒有強國很勁的勇敢……然而，如果你注意近十年來，你會發現中國手裡已經拿著手術刀，正在進行一件人類有史以來最致命去霸權化的外科手術。你想維持美元霸權，我就搞人民幣國際化。我建亞投行，建立金磚支付系統，你想當世界警察，我就搞一帶一路，一個個港口的在建，一座一座的橋在架，無聲無息地剝下你的話語權，當乾爹想到西半

球再當家門口領主時，卻發現後院以前跟班全部都不姓「美」了。從委內瑞拉到巴西，再到秘魯拉美國家正在集體向東看……換了別的國家美軍的導彈早已在你頭上來了幾百次了。那麼美國為什麼遲遲不向中國動手，不是不想動手，只是它真的不敢……。

只要回首看看2016年南海危機，兩艘美國航母開到家門口，美軍真想動手，為什麼最終還是灰溜溜的跑了，因五角大樓算出一個它們承受不起的代價，只要開了第一槍那兩艘航母一定當場沉沒南海，美國不是怕戰爭，它怕的是負不起輸掉的代價，它的面子就見不得那些跟班盟國的江東父老了，2016年不敢打，到2026年的今天美國徹底失去了動手的入場卷……。

其實五角大樓和美國政客精英的電腦本裡，看清了最真實絕殺的賬本有三個部分鐵律，一是構成軍事上的必敗推演，二是經濟上的自殺反饋，三是戰略上體系的坍塌。而中國把這幾十年的屈辱隱忍，讓咱們先聊聊軍事，很多人對美軍印象還停留在那本陳舊「美軍無敵論」……。但咱們要看今天的中國，要先回溯當年中國受盡的屈辱和穩忍，那是1994年10月黃海有艘091型核潛艇在執行任務返航途中，被美國小鷹號航母戰鬥群死死咬住72小時，美軍反潛機在中國戰士頭上盤旋逐圍得水漏不通，先後進行了7次模擬攻擊，當時中國北海艦隊戰機緊急起飛，但因當時飛機航程範圍太短，帶油量不夠不能停留太久，就得急著返航，美軍見到中國飛機離去，追擊更加肆無忌諱這種傲慢就像納粹在史太林格勒戰役的狂妄，就因受到這種屈辱，使中國人轉化了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研發動力，22年後就是2016年，南海對峙美國派遣「里根號」和「斯坦尼斯號」兩個航母戰鬥群來南海，10艘戰艦，150架戰機，1.2萬名士兵，擺明了對中國動手，可是中國這一次的反應驚呆了全世界，中國的三大艦隊傾巢而出，一百多艘軍艦排開決戰陣勢……里根航母眼見被東方導彈鎖定那一刻，美軍臉上的冷汗已經做出了選擇，逃為上策。從那時候美軍在西太平洋橫行霸道時代，徹底的終結。為什麼現在更不敢打？在第一島鏈內美軍航母已從威脅力量變成了海上活棺材。現在解放軍手上有高超音速導彈，東風17，東風21D，以及055萬噸大驅服役的鷹擊21，這種導彈末端俯衝力是音速的10馬赫，美國現有宙斯盾系統在解放軍面前如彈弓射截流星，中國東風系列從發現到擊中只須30秒，美軍指揮官連祈禱時間都沒有，最多給美軍時間只能是喊出一句「OH MY GOD」我的上帝……。

（下星期一待續）

稿於2026年2月2日

吳牛月

歲末望日祈安暖



特稿

2026年2月1日，安溪縣吳文化研究會第三屆理事監事就職典禮如期舉行，清溪韻韻承至德，鳳麓和聲啟新篇。盛典之上，我有幸與遠道而來的泉州老宗長相見，這位年過七旬的長者，身形硬朗、精神矍鑠，宛若五十許人，言談間神采奕奕，臨別時我們互添了微信，為這場文化傳承的盛會，添了一抹溫情伏筆。

第二天清晨，他的問候隨第一縷光抵達，一個視頻靜靜躺在對話框裡，封面是一位清的中年人，正指尖輕點太陽穴，旁有文字：「臘月十五，千萬別做這件事。」好奇心驅使我點開，渾厚嗓音緩緩流淌出來。原來今日是乙巳年最後一個月圓之日，俗稱祈願日、月望日，也叫平安節，這日要誠心祈願，盼來年圓圓滿滿，家人和睦少爭執，日常多說吉祥話、暖心話，末了還送上六句祝願，字字溫軟，如一碗熨帖的熱湯，熨平了歲末的倉促，也暖了人心。

我將這事說與妻子聽，她也是初次聽聞臘月十五的這份講究。帶著這份新奇，我上網溯源，果真尋到了這一民俗的根脈：臘月十五原是「祭玉皇大帝祈平安」的傳統日子，是年前民俗裡最顯虔誠的一筆，不少地區至今保留著拜玉皇的習俗。民間相傳，這位統御三界、掌管人間禍福的玉皇大帝，本姓王名堅，幼時便聰慧向善，長成後仁德慈悲，登帝位後治國有方，後禪位隱於山林潛心修行，歷經一億三千二百劫的艱難困苦，終修成正果，肩負起庇佑天下蒼生的重任——這大抵便是世人敬奉上天、於歲末望日祈願的緣由。

這一日的儀式，核心便是祭玉帝、祈平安。人們擺上香燭素齋，感恩玉皇過去一年的庇佑，也祈求新年闔家平安順遂，有些地方還會請人書寫「平安文書」，將心願落筆成字。這一習俗因民間對玉皇大帝的信仰而生，也因此有了祈福節、平安節的別稱。飲食上的講究，南北各有韻味。北方人家多包餃子，皮薄餡足的餃子形似元寶，咬開時熱氣裏著鮮香，藏著招財進寶、團圓美滿的期許；南方則偏愛軟糯清甜的湯圓，芝麻或豆沙的甜香漫開，恰如團圓的滋味，或是將鮮蔬肉丁裹進薄韌的潤餅皮，做成錦囊般的

福袋，每一口都是「包納百福」的踏實與暖意。

臘月十五，恰逢歲末望日，月色圓滿如盤，成了民間藏著溫暖祈願的日子。老輩人說，這日玉皇大帝會下凡巡查人間，故而家家戶戶願以素齋、清茶與香燭敬奉，盼辭舊納祥，來年順遂，這也是春節前最妥帖的「祈福熱身」。而在閩南泉州的街巷裡，這份願更揉進了濃濃的人間煙火：阿嬤們將厚重的棉被晾在竹竿上，冬日暖陽漫過棉絮，曬去一整年的霉氣，也曬出對新年的清朗期許，風拂過被面，簌簌響著宛若歲月的低語；街邊商家忙著籌備尾牙宴，潤餅皮的薄韌、鮮蔬的脆嫩、肉丁的鮮香交織在空氣裡，宴請員工的喧鬧聲中，藏著一年辛勞後的感恩與牽掛。臘月十五的祈願，從不必喧鬧張揚，宜靜心，宜和睦，那些簡單的儀式、樸素的心願，恰似歲末的一束暖光，為即將到來的新年，量開一層溫潤的底色。

老宗長的溫暖祝願、民俗裡的虔誠儀式，讓我對這歲末望日多了幾分親近。次日陽光正好，天朗氣清，我乘電梯至樓頂曬窗簾、晾棉被，抬眼望見鳳山疊翠，大龍湖波光粼粼，指尖觸到被面吸收的陽光暖意，忽然懂得，那些民俗裡的講究，終究都落回了人間煙火的踏實裡。耳畔忽聞兩位老者曬著太陽、泡著清茶，閒談著回鄉過年的瑣事，念叨著要置辦的年貨、要參與的民俗活動，話語間都是對新年的期盼。聽著這細碎的家常，心頭忽然一暖。